

# 遥远的风铃

黄蓓佳 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目 录

一、场部	001
二、学校	025
三、情书	049
四、冬雪	075
五、医生	098
六、风铃	122
七、惊变	151
八、秋阳	175
九、摇晃	198
十、艺校	223
十一、影展	248
十二、高考	274



## 一、场 部

### —

这是一个晴朗的好日子。天空蓝得透明。满岛子的芦苇花开得有些败了，白色的花絮漫天里飞飞扬扬，屋顶上、门前晒着的蓝印花棉被上、人们的发梢睫毛胡须上，哪儿哪儿沾得都是，腻腻歪歪，躲又不行，拂又不行，闹心得很。

小芽从河边拎了一桶水过来，水面上眨眼飘了一层苇花，像清碧碧的水中长了霉点，气得小芽直想连水带脏物哗啦一声泼了。

她看见机耕队的知青李小娟提着两只水瓶到场部食堂打开水。李小娟刚刚洗过头发，额前湿淋淋的，怕漫天的苇花沾着湿头发下不来，用一块红头巾将脑袋整个兜住，衬得她那张俏俏的鸭蛋脸越发娇嫩鲜艳，食堂里的大师傅老曹和挑水工李聋子就把半个身子探出门边，一个眯了眼，一个张着嘴，傻呵呵地看着。

小芽拎着水桶，加快了脚步，想赶上去问问李小娟在哪儿买了这条红头巾，结果她的好朋友花红从后面奔过来，差点儿



撞翻了小芽的水桶，弄得小芽两只裤管都湿淋淋的。

“花红！你忙着……”后面是一句骂人的话，小芽没有说出来。小芽文静害羞，轻易不肯出口伤人。

花红煞住脚，气喘吁吁拉住小芽：“看见我家的兔子了吗？”

小芽大惊：“兔子？你们家还养了兔子？”

这一年是一九七三年，农场三令五申，不准职工家私养家禽家畜，养了就是搞资本主义，要狠狠地斗争。开春三队有个职工家偷养了几只小鸡崽，其实是给孩子玩的，结果鸡崽被掐死了不说，那家的男人还被逼着上台“斗私批修”，有一次当众尿了裤子，这才罢休。

小芽煞白了脸儿说：“花红你要死啊！养兔子你不怕挨批斗啊！”

花红撇撇嘴：“是我妈偷着养的，不是我。我妈把兔子藏在床底下养，都这么大了……”她伸手比划了大小，“本来是留着过年杀了吃兔子肉，谁知道今天她把兔子拎出来清理兔子窝，一不留神小东西溜了！我妈一急就骂我，你说关我什么事啊？”

花红边说边轻轻地跺脚，又气愤又撒娇的样子。

小芽放下水桶：“快找啊！找回家藏起来啊！你妈也真是，惹这个麻烦。”

花红鼻子里哼一声：“老娘儿们就爱占便宜！”

花红这一句批评她妈妈的话，把小芽都惹得笑了。

两个女孩儿开始漫无目的地往田边地头张望，嘴里还“啰啰”地轻唤。秋季的庄稼早已收尽，冬麦和蚕豆冒出了地皮，绿茵茵一片。如果有一只白花花的肥兔子在田里逃窜，应该是一眼看得见的。小芽怀疑兔子窜进了芦苇棵棵里，真是那



样的话，就别想再逮住它了。过段日子，家兔子就变成野兔子了。

农场革委会的副主任苏立人忽然背着两只手踱过来，远远地望着两个女孩儿，很感兴趣地问：“你们两个找什么呢？”

花红机灵，立刻在背后拉了小芽一把。小芽意识到不能实话实说，就闭住嘴，把发言权让给了花红。

花红笑眯眯地说：“苏主任，你今天这头发剪得真好看！我们俩没干什么，找田鼠洞呢！学校又号召灭鼠了。”

苏立人并没有跟花红说话的意思，转头对着小芽：“小芽，你不去学校上课，跑到这儿拎水干什么？”他用下巴点点不远处的那只水桶。

小芽回答：“今天星期三，学校放假，老师下午要集中学习。我爸让我帮他打扫招待所南头的两间屋子。”

小芽的爸爸林富民是场部招待所的所长，招待所有两排屋子归他管理，大小也算个官儿，支使别人不行，支使自己的女儿还是有权威的。

苏立人马上明白过来这事的重要性，哦了一声，嘱咐小芽：“要弄得仔细点，角角落落都弄干净，别让人家一到农场就感觉不好。跟你爸爸说，到供销社买块花布做个窗帘，开上发票，回头找我报销。”

小芽答应一声，奔过去把那桶水拎上，如遇大赦地离开花红。她生怕苏立人再盘问下去，养兔子的事就会被她坦白出来了。

小芽拎着水走进招待所南头的屋子，一眼就看见她爸爸林富民端着一只大号的搪瓷缸子在屋里站着，大概是缸子里的茶水太烫，他用两只手不停地来回换着，见女儿拎水进来，连忙做出首长视察民情的模样，挺胸凸肚地在空屋子四处慢



慢走动，时不时抬头看一眼房梁，再低头瞄一瞄墙脚，装模作样，活像是为国计民生的问题煞费苦心，倒把个小芽弄得不忍多看。

林富民是建国初期从附近农村招募到农场里来的，生就了一个地道农村人的模样，面色黎黑，颧骨鼓突着两块结结实实的肌肉，肌肉上方密密麻麻的鱼尾纹中，一双小而亮的眼睛总是似笑非笑地看人，显出了这一带农民特有的精明和狡黠；尤其他的一左一右两颗金牙，小芽是怎么看怎么不舒服。小芽知道城里人很少有镶金牙的，农场里下来了这么多知青，知青的身后又常常追过来成百成千的城里的父母，小芽帮着林富民做招待员的时候——地都见过他们，她注意到没有人嘴巴里镶着黄灿灿的金牙。真的是没有。所以林富民自己深为自豪的这一件口腔饰物就显得可笑，怪里怪气，令小芽在人前觉得脸红。

小芽放下水，挽了袖子，把笤帚绑在一根长竹竿上，先刷房梁，再刷墙壁，扫地，擦窗户。小芽举着笤帚说：“爸你出去啊，当心脏东西掉你茶缸子里。”

林富民就慌忙抱了茶缸子出门，两手将茶缸口捂着，伸头从窗户里看小芽做事，真有点地主老爷的架势。

场部招待所的房子跟下面生产队的职工住房不一样。职工住房是就地取材，屋柱房梁用粗大的毛竹搭妥，上上下下再用芦苇苫个密密实实，不花钱，只费点力气。场部的房子就讲究了，一律的红砖红瓦，是从江对面的窑厂订的货，再用拖轮一趟一趟拉到小岛上来的。夏天，站在高高的江堤往下看，铺天盖地的芦苇和庄稼绿得近乎于疯魔，多亏了场部那一小片艳艳的砖红，才让人稍稍地透一口气，不担心霸蛮的绿色把一个世界都掩没了。



林富民趴在窗户做总指挥，不住口地唠唠叨叨：“北角，北角，再上去一点，对了对了。那边还有片蛛网，西边，看见没有？右手的那块脏，就手擦了哇！啧啧，你这孩子做事……唉哟！”

小芽嫌他烦，想起苏主任要他买窗帘的话，就对他说了，打发他走开去。林富民很乐意做这事，直怪小芽没早说，茶缸子往窗台上一搁，摸一摸身上的钱，急急忙忙往场部前面走。

才不过一顿饭的工夫，林富民手里小心翼翼托一块布料，一溜小跑地回来了。他眉开眼笑地告诉小芽，去得早不如去得巧，供销社刚到了一批大花布，专门给人做窗帘用的。说着话，他不顾自己身子笨重，拖一只凳子到窗口，爬上去，把手里那块布料展开，比划着，问小芽是不是好看。

窗帘布真不算俗气，天蓝色底子，上面是白色的竹子图案，花型很大，整幅布料上也就是纵横了疏疏的几枝，蛮有点文人画的味道。

小芽说：“好是好……”

林富民得意洋洋：“当然是好，雅致得不能再雅致了。不是吹，换了别的人，怕还挑不出这么雅致的一块料子。”

林富民找来钉子和铁丝，很快地把窗帘挂上去。小芽左看右看，觉得有一点点不对，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在哪儿。

林富民郑重其事地告诉小芽：“人家夫妻俩是上海人呢，人家一个是拍电影的导演，一个是医生呢，你想想人家会有多讲究？亏好这招待所所长是我当，大城市的人是什么个口味，没人比我更清楚。”

小芽这才想起来问他：“上海人在上海待得好好的，怎么会跑到我们农场来？”

林富民啧一声：“傻女！犯错误了呗，下放农村呗。其实



他们能到我们农场来是福气，除了交通不方便，来往要坐船，江心洲农场哪儿也不比别处差！”

林富民说得理直气壮，说完了还清一清嗓子，很昂扬地往地上吐一口痰，大有一副雄霸天下的样子。

小芽皱一皱眉，赶快弄一点土，把地上的痰迹擦了。

小芽心里有点失望地想：原来是犯了错误的导演啊！为什么来的不是电影明星呢？长到这么大，小芽还没有见过真正的电影明星是什么样呢。

## 二

打扫完招待所的两间屋子，帮着林富民把桌子板凳床铺什么的摆置到位，天色已经擦黑了。时令一过了立冬，天总是忙不迭地要往下黑，好像天和地急赶着要在暗夜里会面耍玩似的。

林富民的鼻子很灵，他及时地闻到了场部食堂里熬猪油的香味，让小芽回家跟她妈李秀兰说，收工的时候顺便买一把韭菜，他会带油渣回去，晚上用油渣煮挂面，撒上韭菜。林富民说着，喉结上下一滑动，咕的一声，咽了一口口水。

这人怎么总是这样！小芽心里很羞惭地想。就好像他是一只苍蝇，农场处处都是缝，从哪儿都能钻进去叮一嘴，没有他占不到的便宜。

小芽拎着空水桶往家里走。她妈李秀兰在场部菜园队上工，家也就安在菜园边的工房里。菜园队的好处是一年四季能吃上新鲜蔬菜，而且还不必花钱买，象征性地记个账就算数。这是林富民没有削尖脑袋把家往场部搬的原因。他情愿天天上班下班多走一段路。

小芽走过场部最后面的一排房子，看见农场副书记老江



头家的电灯已经亮了，小芽学校的化学老师程秀娟背着灯光在他家的桌上揉面，瘦削的肩膀一耸一耸，上身跟着有节奏地一扑一仰，齐耳的短发也就随着一飞一散，真是好看。程老师的儿子小米粒儿侧身跪在桌边的方凳上，手里拿着一团湿面在捏什么东西，神情专注，鼻尖上脸颊上都沾着白白的面粉，弄成一个舞台上的小奸臣模样。

老江头坐在门口小板凳上择韭菜，一抬头看见小芽，笑嘻嘻地招呼她：“小芽你别走，进屋等着去，晚上吃韭菜馅饼。”

小芽说：“不了，我妈等我回家呢。”

老江头站起来，沾着泥巴的手往两边张开，不由分说地拦住小芽：“走走，进屋去！家里有什么好等的？早晚不都是个回嘛！在这儿尝尝你程老师的手艺。”

小芽就不再推辞，绕过门口小板凳，熟门熟路地进屋去了。

程老师知道小芽进来，手里没停工，只回头朝小芽笑笑，脸上还微微地红了一红。程老师是北京人，大学毕业跟着丈夫到江苏，“文革”开始后丈夫被打成反革命，关进滨海劳改农场里，程老师就流落到了江心洲。她身高大概有一米七，瘦削的身板总是挺得很直，除了给学生上课，平日里几乎不跟人说话，见人只羞怯地一笑，脸颊上泛一点红，像个大姑娘。北方人的肤色本来就比较深，程老师又爱红脸，因此在小芽印象里，程老师脸颊上的两团深红色一年四季都是油汪汪地染着，像是油彩涂上去的一样。

老江头其实也不老，一九四八年从东北参军，而后随军南下的时候，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算起来现在也不过四十五六岁。就是面相老了点，看上去很沧桑，总觉得是个年过半百的小老头了。他的老伴儿是个不识字的农村人，病歪歪的，



一年有半年起不来床。有个女儿二十多了，去年刚刚嫁到江对岸。老江头因为资格老，拿着全农场最高的工资，喝喝酒，吃吃肉，得空的时候到芦苇荡里打个野鸭子什么的，日子过得消消停停。小芽的学校里每年总有一次要请他这个“老革命”去讲讲打仗的事，他一开口就是一句怪腔怪调的东北话：“二十五年前……”底下马上哈哈地笑成一片。老江头一点也不恼，闭了嘴，笑咪咪地望着操场上的学生娃娃，心平气和地等着笑声过去。

有一天，老江头在学校操场讲完了他的战争史，又被校长拖着看了一回高中班的军训，回去的时候天已经擦黑。老江头走过学校后面那一排教师宿舍，突然闻到一股久违了的北方烙饼的焦香。刹那间老江头如同被子弹击中，他晃了晃身子，满脸惊讶地站住，再也迈不开步子了。

在老江头生活的这个江心小岛上，人们一般是很少跟面食打交道的，不会做，也不乐意做，觉得面食吃了不当饱，像吃零食点心一样，是哄孩子玩的东西。老江头的女人是当地出身，自然对面食一类同样地敬而远之。老江头就总是馋他东北家乡的东西，饺子啦，烙饼啦，馒头和玉米面窝窝啦，卷着面酱的煎饼啦，什么什么的。

黄昏中烙饼的焦香勾起了老江头肚里的馋虫，他喉咙里吞咽着唾沫，目光惊喜而快乐，不由自主地寻香而去，于是看见了脸颊上浮着两团红晕的羞怯的程老师。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他们是全农场仅有的说北方普通话的两个人啊，他们有着同样的发音方式，同样的对于面食的爱好，同样的关于北方白杨树和漫天冰雪的回忆啊。那个晚上，老江头不客气地坐在程老师的宿舍里，狼吞虎咽地大啖一顿烙饼卷鸡蛋之后，一发而不可收，连着几天点名要程老师给他做了他能想



得起来的各种北方面食。而后老江头就郑重其事地提出邀请，要程老师每个礼拜都去场部他家里一次，由他来采买各种原材料，程老师做，两家合着过一个地道的东北之夜。

程老师不好意思推辞，也不敢推辞，毕竟老江头是她的顶头上司。显然地程老师也感到了有一种愉快，是一种家人团聚其乐融融的感受。程老师搀着她的小米粒儿，腰肢笔挺，眼皮低垂，脸颊上带着红晕，从农场的二道江堤上往老江头家里走的时候，柳枝拂面而来，芦苇的清香熏芬了全身的每一个毛孔，她嘴角边笑意吟吟，心里的愉快是每个从她身边过去的人都可以察觉到的。

小芽帮着老江头把韭菜择了，洗干净，细细地切碎，程老师拿出剁好的肉末，开始拌馅。其实，食堂里有的是刚熬出来的猪油渣，油渣做馅更香更好吃，但是老江头不用，他这个人是从不肯沾公家一点光的。小芽想起她爸爸林富民闻到油香时那副急不可耐的样子，觉得人和人之间到底是不一样。

程老师包馅饼的时候，小芽帮不上忙，就进里屋看老江头的女人。

小芽一直没弄清楚老江头的女人得的是什么病，但是她形销骨立、浑身僵硬、一年有半年起不来床是真的。小芽进去之后，一眼就看见她半个身子歪在床边，侧了头，支棱了耳朵，显然是在很费气力地注意外面的动静。

小芽说：“江家娘娘，好些了吗？”

老江头的女人叹口气：“好什么哟，比死人多口气罢了。”她随即用鸡爪一样蜷曲的手指死死抠住小芽的手：“小芽你要帮我做个事，江家娘娘求你个事。”

小芽看着她的五根变形的手指，心里有些怕，就慌不迭地点头，只盼着她放开手说话。



老江头的女人说：“你爸爸前几日出岛给我求了个方子，却是要知了壳做药引。现在往冬天过了，知了壳是找不到了，明年天一暖和，叫你家二伢子三伢子放勤快点，给我多弄上些。那两个小猴子会上树，能行。你跟他们说，弄到知了壳，江家娘娘买糖给他们吃！”

小芽说：“知道了，明年我会催着他们弄的。”

老江头的女人咧了咧嘴，像是要笑：“小芽你是个好孩子，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你妈生了你是福气。江家娘娘现在还不想死啊，真的是不想死啊。小芽你现在不会懂，将来到我这个年纪就会懂了。千好万好，活着才是真好。”

小芽含含糊糊的，也不知道回了她几句什么话，总之心里感觉怪怪的。

从阴暗的里屋出来，馅饼已经出锅，盛进了盘子里，小米粒儿两手抱着一个，咬得一腮帮子的油。老江头拿小碗另盛了两个，送进里屋给他的女人，再出来的时候手里就拿着一瓶酒。

“好饭食还得要好酒配着。”老江头笑眯眯的，也不知道是对小芽还是对程老师说这句话。同时他拉开桌边抽屉，一手抓出三个小小的瓷酒杯，在桌上一溜儿排开，拿牙齿咬开瓶塞，神情专注地将杯子一一倒满。

酒的颜色很怪，是一种清澄的淡绿色，像初春被岸边绿柳映透的渠水。小芽低头细看那酒瓶，才知道酒的名字叫“竹叶青”。小芽想起来有一种毒蛇也叫这个名字，脊背上立刻升起一股凉意，顺着脖子啾啾地往头顶上爬。

小芽说：“不行，我不会喝酒。”

老江头眯缝着眼睛，笑嘻嘻地：“没事，不会就学，喝！”说着一仰脖，吱的一声，一杯酒下肚了。他放下酒杯，转过脸，不



动，看小芽和程老师的表现。

程老师脸红着，嘴角浮着笑意，一句话不说地端起杯子，两片薄唇轻轻一抿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杯子就空了。

小芽才明白，程老师原来是会喝酒的，她一定不止一次地跟老江头这样对喝过了。也许北方人都会喝酒？

老江头朝小芽点点下巴：“咳，你！”

小芽没有办法，只好把杯子端起来。才端到下巴处，一股浓烈的酒味已经冲了上来，一下子钻进她的鼻孔，她猝不及防，不由自主地张开鼻孔打了个大大的喷嚏，眼睛里同时迸出两点泪花，弄得眼泪汪汪像是哭过一样。

小米粒儿首先感到了好笑，脑袋一仰，哈哈地傻笑起来，手里的半个馅饼都掉在桌上。

老江头也跟着大笑，两手搓着，神情十分愉快。

“喝！”他像是发布打仗冲锋的命令一样，大手用劲一挥，“喝下去！一回呛，二回辣，三回包你香到骨头里。”

小芽不敢不喝，她捏着鼻子，屏住呼吸，小口小口地把一杯酒喝下了肚。嘴巴里已经是辣得没有知觉了，食道里胃里却是火烧火燎，有无数的小蛇被惊动起来，拼命地扭搅着，向身体的四面八方游走，感觉真的是很奇特。

“哈哈！如何？我说喝杯酒死不了人吧？”老江头的眼睛闪闪发亮，他此刻的快乐已经胜过自己独饮独酌了。

程老师不答话，微笑着拿起酒瓶，替老江头倒了一杯，又主动替自己倒满，大拇指和食指、中指松松捏住酒杯，端起来，说一句：“江书记，喝吧。”嘴唇一抿，喝下第二杯酒。

至此，两个北方人自斟自饮，气氛非常融洽放松，除了不停地让小芽吃馅饼外，谁也不再提让她喝酒的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老江头脸红红地问小芽：“南头那两间屋子，



收拾干净了？”

小芽说：“收拾干净了。”

老江头转过脸，给小米粒儿又夹了一个馅饼，还掏出揉成一团的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手帕，将他鼻尖上腮帮子上的油污擦了擦。

小芽迟疑了一下，问老江头：“那两个上海人，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误？”

老江头纠正她：“不是两个，是一个。只有女的犯错误了。男的没犯，他是自愿陪老婆下放。”

小芽追根究底：“到底是什么错误呢？”

老江头看小芽一眼，又喝一杯酒，笑笑：“也没有什么，女的是导演，好像是拍了一个不该拍的电影吧。咳，上海那地方，跟农场不一样，是非多，弄不清楚。小芽你将来要是能走出这个岛，干什么都行，千万别跟文艺沾上边，那玩意儿太危险。”

小芽的心忽地跳了一下，低了头说：“我不会的。我能够去哪儿呢？”

### 三

小芽回家的时候，一家人已经吃过了香香的油渣面。四壁和顶棚的芦苇棵子里还保留了油渣的气味，香得有点腻歪。林富民在家里坐不住，出门找人打“老K”去了。李秀兰在厨房里刷锅洗碗。二伢子三伢子围着昏黄的油灯写作业。

农场里的事，说起来也有点不公平。电灯本来是有的，但是发电机功率不够大，电力不够用，后来就把各个生产队的电线掐了，只保留场部直属机关和机耕队、学校几处地方用电。一到晚上，整个场部范围内灯火通明，与场部一河之隔的菜园



队却是黑灯瞎火，鸡不鸣狗不叫。林富民因为他的三个孩子要读书写作业，代表菜园队向场部抗议过。苏立人的回答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：“差别在哪儿都是存在的。”林富民回家一细想，不但认可了这句话，还对苏立人佩服得五体投地，逢人就说苏主任政策水平高，一句话概括了世上的一个真理。

小芽一进门，李秀兰放下正洗的碗筷，甩着两只湿淋淋的手走过来，埋怨小芽：“你爸叫你回家传个话，你传到哪儿去了？可倒好，油渣弄回来，韭菜没备下，煮了一锅光生生的油渣面。”

小芽说：“光生生的油渣面不也一样吃了吗？”

李秀兰没话可说，就问小芽吃过了没有，还说锅里给她留着一大碗。小芽告诉她被老江头拦下来吃馅饼的事，但是没提到喝酒。

在农场以至在整个江心小岛上，大批的知青没有从城里下放过来之前，李秀兰可以算得上此地数一数二的漂亮人儿。她的漂亮跟小芽不同，小芽是纤弱的，楚楚动人的，像芦苇棵子上刚刚抽出来的花穗一样，柔软而滑顺，带着一种银色的令人心颤的光亮。李秀兰是强壮的有活力的漂亮，身材高大匀称，一对结实的奶子颤颤耸起在绷紧的花布小衫内，面如满月，皮肤红润光滑，眼睛大而黑亮，笑吟吟看人的时候，眼内有一种孩童的天真，让你忍不住地就会产生出亲近和爱抚她的意思。

李秀兰这样一个漂亮的人儿，当年怎么就会认可了年长她十岁的、其貌不扬的林富民，说出来还是一段好笑的事。

林富民在那一批新入场的民工中一眼看中了漂亮的小姑娘李秀兰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林富民这个人很有心机，知道自己条件不怎么样，变着法儿地讨李秀兰的喜欢。可怜农场地



处江心，荒僻简陋，有钱都没处买东西。林富民围着场部转来转去，脑子转到了场农技员试验栽培的几棵西红柿上。

一九五八年那会儿，西红柿在这一带还是个稀罕物。从农村刚到农场的小女孩儿李秀兰别说是吃，听都没有听说过。有一天林富民把李秀兰叫到了芦苇荡子里，袖子里滑出一个红艳艳的西红柿，放衣襟上小心擦了擦，递给李秀兰说：“你尝尝。”

李秀兰怔怔地望着西红柿，不敢接，问他：“是什么？”

林富民回答：“洋柿子。”

李秀兰问：“好吃吗？”

林富民回答：“好吃。好吃得打嘴都不会放。”

其实他从来都没有吃过，压根儿不知道西红柿的味道是苦是甜。

李秀兰相信了他的话，接过西红柿，张嘴就咬一大口。

西红柿已经熟透了，熟得只有鲜甜而没有酸涩。林富民看着李秀兰美美地吃着，粉红色的舌头搅动着鲜红的西红柿汁液，时不时露出白得发亮的牙齿，嘴唇湿濡濡光润润的，有一股清新甜蜜的气味从她嘴巴里溢出来，搅扰得林富民的呼吸无法顺畅。他觉得他两条腿已经软得站不住了，他的脑子也已经晕乎乎地化成了一团浆水。

整整一个夏天，农技员的西红柿成熟一个，林富民就给李秀兰带去一个。农技员很惊奇岛上有专门偷吃西红柿的野物。到最后一个西红柿摊开在林富民手里的时候，这个狡猾的坠入情网的男人对李秀兰说：“嫁给我吧，我保证让你天天吃到洋柿子。”

刚满十八岁的李秀兰就这样稀里糊涂嫁给了林富民。

有好几年的时间，农技员见人就：“李秀兰原本应该是



我的。她白吃了我那么多西红柿。”

林富民不说对，也不说不对，他眯缝着那双精明而狡黠的小眼睛，露着两颗亮亮的金牙，心满意足地笑。

此时，小芽听着厨房里锅碗碰撞的动静，想到妈妈出了一天的工，回来还要忙一晚上家务，心里有些不忍，就走过去，想跟妈妈说说闲话，顺便也帮一帮她。

李秀兰慌忙阻止女儿：“小芽你放下，这儿没你的事，你到外面看书写作业去。”

小芽说：“下午就没上课，哪儿来的作业呢。”

李秀兰从锅里铲了半碗油渣面，塞到小芽手里：“那你喂喂虎子去。”

“虎子呢？”小芽问。虎子是他们家养的一只斑纹猫。

“这半天都没见到它。挨千刀的又不知道野到哪里去了。”李秀兰像农场大部分的女人一样，说话总要带着粗字。

小芽端着碗，身子倚在门框上，若有所思地望着李秀兰忙碌的侧影。

“妈！”

李秀兰不回头：“什么？”

小芽停了一停：“妈你说说，上海人是什么样子的？你见过没有？”

李秀兰转过脸，好笑地看了看小芽：“什么样子？长得白一点，好看一点罢了。”

“你真的见过？”

“我没见过，你爸见过，有一次到南通出差的时候。你爸说，上海人都喝放了漂白粉的水，漂得浑身上下嫩豆腐一样的白。”

小芽回想着嫩豆腐的形状、颜色，心里就有些惊叹。